

共享时代 乐享图书

图书馆，离家越来越近

观察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海口耀江花园小区有一个好去处，那里是孩子们的阅读天堂，一间不大的客厅装满了儿童绘本等读物，有些孩子一边吃着奶，一边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看画册，享受当下的静谧阅读时光。

这是一家私人图书馆，建于一年前，女主人名叫张璐。她说，这都是为女儿买的书，女儿长大了，就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近年来，虽然海南公共图书馆不断增多，但对许多读者来说，他们更希望能在离家更近的地方阅读，而一些如张璐这样的爱心人士也乐于将自己的图书分享给左邻右舍，社区图书馆、私人图书馆随之应运而生，丰富着椰城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云舒馆、海图社区书屋、万宁凤凰九里书屋、琼海白石书院、文昌山海天业主图书馆……在海南，一些企业也纷纷与出版社、公共图书馆、书店联合推出公益性质的社区图书馆，将图书馆搬到市民家门口。



张璐私人图书馆是小区孩子的精神乐园。 徐晗溪 摄

社区图书馆 或将成为海南一道风景线

最近，居住在海口秀英区御景湾小区的市民发现小区外开了一家社区书屋，琳琅满目的新书不仅可以随意阅读还能免费外借，这是海南省图书馆和光大银行联手创办的海口市第8家海图社区书屋。

从2014年5月10日起，省图书馆与企业联手，相继在海口、三亚等地推出社区图书馆，3年之后，回顾海图社区书屋的发展，省图书馆馆长李彤直言这是省图书馆建设社区图书馆最成功的经验。

在她看来，社区图书馆对推动全民阅读的意义不言而喻，省图也一直致力于将图书馆搬到读者家门口，让老百姓能够就近读书学习。可是这件“有文化温度的事情”，在与光大银行合作之前，或因场地、或因管理，均得不到有效发展。

虽然书源不是问题，可不是每家物业公司都愿意拿出人力、场地资源去建社区图书馆，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破嘴，也只争取到海口龙岐社区、琼中公务员小区等少数几家物业公司的支持。

另一方面，即便物业公司愿意拿出场地、人力资源，可是物业人员的上班时间与居民的看书时间不一致，长此以往，社区图书馆往往不了了之、形同虚设。“在社区银行里建图书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李彤解释。

崭新的图书、漂亮的书架、开放敞亮的阅读环境，较之传统图书馆，这里更便捷、服务更周到；较之其他银行，这里则更像是书香萦绕的新型图书馆。据了解，省图书馆为每家社区书屋配图书1500册，图书主要以新书、热门图

书及畅销图书为主，图书种类有少儿读物、绘本图书、社会科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图书，凭光大银行卡或省图书馆借阅证即可免费借书。

对于参与共建社区图书馆的企业而言，虽然提供免费图书借阅服务并不盈利，却能藉此树立更好的企业形象、赢得更多的潜在客户。据了解，企业在建立社区图书馆时，一般会寻求公共图书馆、出版社、大型书店等有书源的组织合作，前者出人出钱出场地，后者出书。如中信银行背靠中信出版社联合推出云舒馆，万宁凤凰九里书屋是由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与海南凤凰新华公司联合开设。

“社区图书馆应成为是海南旅游地产的标配。我们在建售楼营销中心的时候，就按图书馆的形式建造，等销售中心撤掉，自然而然就变成图书馆了。”文昌鲁能集团工作人员穆海迪解释道。在她看来，海南常住人口中有不少外来人口，这些人来海南度假居住均有阅读需求，所以在海南建立社区图书馆是一种趋势。



↑海口和凤江岸小区内海图社区图书馆。市民享受静谧阅读时光。 徐晗溪 摄

私人图书馆 势单力薄，渴望更多社会帮助

虽然公共图书馆、书店、社区图书馆缤纷各异，但有孩子的家长肯定懂得找不到好看绘本的痛，而这些书一般价格比较贵，即便买了，看完闲置也是一种浪费。

在张璐看来，私人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补充，往往能够提供更特色化的阅读服务。“我给女儿买了很多精装绘本，有些邻居知道后，就会找我借书，后来我想反正女儿长大了，不如建个图书馆把书分享出去。”张璐家住海口耀江花园小区，夫妻二人均爱书，所以她也为女儿买了很多读物，不同年龄段读不同的书，待女儿长到10岁，家里的儿童读物数量已相当可观，便于一年前，建立了一间私人图书馆。

这间图书馆坐落于小区单元楼，房子是张璐租的，普通的三室一厅，她平时会在里面做些糕点，客厅

利用率不高，就改成了图书馆，藏书约有千余册。这是小区孩子的精神乐园，常常有妈妈们抱着孩子来看书。“画册看得比较快，所以绘本比较多。”

从场地到书源，全由张璐一人承担，所以图书馆只提供阅览服务，没法登记外借，只能尽量陈设一些可以现场看完的读物。“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也喜欢跟人分享。”提到建立图书馆的初心，张璐笑称“没有想太多，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她记得自己小时候常常去外面书店租书，如果不能租书，只靠买书，一个学生哪能有机会读整套整套的金庸古龙呢？所以当自己有能力时，便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爱心虽好，却也困难重重。“建图书馆最难的是场地。”三亚市民富荣荣也想建图书馆，可他不像张璐

那样恰好有个安静的客厅，所以，即便有出版社愿意友情赞助图书，他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存放。“我想在海南贫困市县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兼有画室功能，可以满足当地老百姓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所以位置不能太偏，不能离老百姓的生活区太远。”

“我希望添置绘本的时候，书店能够有个优惠折扣。”张璐希望能给读者尽可能多的选择，却常常苦于个人力量的杯水车薪。对这些私人图书馆的馆主而言，他们能寻求到的社会帮助很微弱。

“我也不知道这个图书馆能办多久，也许以后搬家了，就不会再办了。”对张璐而言，千难万难的处境下，自己唯一坚持的动力，便是孩子读书时眼睛中闪烁的光芒。“阅读真的很重要，要让孩子多读书。”

共享时代 每个人都是移动的图书分享点

填表注册的志愿者有3000人左右，固定志愿者有300人左右，平均每周末省图书馆一次的非固定志愿者每天约有100人左右，与省图书馆签订志愿者服务协议团体有20余个。“这些人员遍布海南各市县、各小区，如果能把他们动员起来，负责自己各小区的图书捐赠情况，就能凝聚起一股不小的力量。”

除了爱心，科技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共享思路。“在上海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进行捐赠，只要通过手机APP下单，说明捐赠物品的情况，就会有快递员上门取件，全程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捐赠。”据“候鸟”市民毕婷婷介绍，一些城市已经在推行“一键公益”项目，这个项目由快递公司与公益组织联合完成，一键呼叫快递员上门揽收，后续还可查看捐赠物流向，还有望实

现捐赠物从用户到公益组织、公益组织至受捐人间的全程追踪。

虽然海南尚未有快递上门取件的捐赠服务，李彤却受益于这种“互联网+公益”的“共享思维方式”。她坦言自己颇受启发，准备打好“志愿者”这张牌，让老百姓捐赠更放心、更透明，进一步丰富省图书馆的图书捐赠来源，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受益于阅读与思考。

在海南大学青年学者汪荣看来，与传统的公立图书馆不同，社区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属于新的藏书形态，方便也增加图书的种类，便利了民众的阅读生活。“社区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的盛行，事实上也减少了公立图书馆的压力，是社会力量承担政府公共职能的体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意味着我们社会‘共享意识’的普及和公共意识的进步。”

点击

人工智能出版诗集
人类连写作阵地
都守不住了？

日前，人工智能“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了。

公开报道显示，这本诗集是“小冰”用100个小时，“学习”自1920年代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所有作品，并进行了多达10000次迭代后完成的。对比来看，如果让人类把这些诗读1万遍，大概需要100年。



《阳光失了玻璃窗》

策划该书的湛庐文化编辑安烨告诉记者，小冰写诗速度很快，几乎“每分钟都可以写”。这期间，小冰一共写了7万多首诗，“通过‘灵感模型’，看图写诗”。不过受限于诗集篇幅，编辑最终只挑选了139首集结成这本《阳光失了玻璃窗》。

安烨还称，《阳光失了玻璃窗》是一本百分之百由小冰创作的诗集，没有经过任何润色，连书名都是小冰自己起的，书中甚至保留了小冰的错别字。“我们只在出现错别字的时候，在后面做了扩注。”她说。

“读起来朦朦胧胧的，但就是一些漂亮的词、一些诗意的辞藻的组合。既没有情感，也没有想象力，更没有经验的构造能力。”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对这本诗集的看法。

诗人于坚则说得更明白。“冷酷、无心，修辞的空转，东一句西一句随意组合，意象缺乏内在逻辑，软语浮词，令人生厌的油腔滑调，原材料来自平庸之句。这个软件对诗的理解是电视台诗歌朗诵会的水平。这个软件设计不出灵性，设计不了‘诗成泣鬼神’。”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

诗人欧阳江河也认可这样的说法。“不是人话，没有人味”，这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本诗集给出的评价。

在欧阳江河看来，小冰只是在对已有的诗歌重新进行判断、组合。“这个过程中，人味、人的个性，还有诗句后面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修辞组合、词语的游戏。”

而对于这样的诗，欧阳江河认为，随着小冰不断学习，它的诗可能能够达到二流诗人的水平。“但它永远成不了原创性意义上的伟大诗人。”欧阳江河直言，在诗歌上，人工智能绝不可能对人类产生威胁。

(中新)

“童书分级”争议仍存：
“细化”阅读是否必要？

目前，随着经济水平提升、阅读观念深入人心，国内的年轻父母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阅读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北京一些书店，常常能看到家长们带着孩子选购童书。很多家长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读什么书最好？我该怎么选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童书分级阅读”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就在呼声之中，还存有一些类似“有无权威分级标准”“细化阅读是否必要”的争议。

何谓“分级阅读”？据公开资料显示，它起源于最初的发达国家，即按照少儿儿童不同年龄段的智力和心理发育程度为儿童提供科学的阅读计划，为不同孩子提供不同的读物，提供科学性和有针对性的阅读图书。这个概念产生于对少年儿童生理和心理特征的科学分析：少年儿童在不同的成长时期，阅读性质和阅读能力并不相同。

2011年公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为儿童阅读图书创造条件。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图书，为儿童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指导。不过，对上述“分级制”也没有同期公布更详细的方案。

此外，“童书分级”目前在国内也存在一些争议。它的好处显而易见，曾有不止一位专家指出，分级阅读是真正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本位”阅读行为。在他们看来，选对了分级，能够有效促进孩子阅读水平和理解能力的提升；勉强让孩子读不适合本年龄段阅读的童书，孩子不能理解内容的话，则可能会挫伤阅读的积极性。

一位童书出版业的业内人士则告诉记者，自己不赞同童书分级，“完全没必要那么限制孩子的思维。分级分得太细，就‘教条’了。有些孩子天生理解能力强，阅读一些复杂的书也没有问题”。

(中新)

评弹

参观现代美术展 文明应尽早“毕业”

据媒体报道，6月2日，中国美术学院2017毕业作品展落幕，但让人遗憾的是，很多美术作品遭到了观众的“摧残”：汉白玉石雕鱼作品被拿走；由1000个彩色蜡块叠成正方体的作品《1000个彩色蜡块》，被偷得没有了原型；还有女观众操起一幅作品中的石头“皮皮虾”，就往包里塞……

美术作品展，特别是现代美术展被观众野蛮“观赏”的问题，层出不穷。相对于传统美术展览，现代美术展所固有的参与性、互动性、“波普性”，

很容易降低公众的文明阈值，导致作品更容易受到破坏。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怎么提升公众参观现代美术作品的文明水平？

现代美术更强调作品的多元主义，通过光影效果、装置艺术来表达美术观点，阐发人文关怀。其内涵更具开放性，往往通过装置与受众互动构建作品意义，其材料往往采用相对廉价的，有的可能是几千个瓷娃娃堆在一起；有的可能是一堆上世纪80年代的老家具或者铁皮罐子，形成“波普艺

术”风格。在公共文明的层面来说，现代美术作品很可能因为其“亲近性”，突破了传统美术那种高高在上的仪式感、严肃感，让很多参观者在互动同时失去了敬畏之心，将现代美术作品当成一个耍玩的对象。

但是，现代艺术的互动性、“波普风”不是被观众破坏的借口。事实上，它们看似随意、廉价，却依然是美术工作者的严肃作品，它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很多和传统美术作品是不相上下的。

关键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现代

美术的“文明红线”。一则是艺术学院、媒体、展览机构等要更广泛地普及现代艺术知识，让公众明白这些看似“廉价”的作品，本身凝结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哪怕没有像传统美术那种有装裱、镜框的“加持”依然是严肃的作品，不该有顺手牵羊的耍玩心态。二是全社会对于观展、观影的文明水平有待提升，无论作品能不能看懂，至少不能去踩踏、破坏。

改革开放后，以装置艺术、波普艺

术等为代表的现代美术作品在中国内地方兴未艾，如今也有了二三十年历史了。对于现代美术展览，观众不该还是当年那种幼稚、惊骇的心态了，应该体现出现代公民应有的文明素质。

又到一年毕业季，又一批年轻的美术家顺利毕业了，但是公众参观现代美术作品的文明素养，什么时候能毕业？看不懂现代美术，不丢人(本来就是意义多元的)；但动手破坏、盗窃作品，就很丢人了。

(据《深圳特区报》)

关注《文化周刊》
扫描二维码